

赵丰主编

人在旅途丛书
人在旅途丛书

上品书店 敦煌力荐书店

中国人的浮躁病

知识多少钱一斤
都市新潮群落

“SOS”第一职业大贫血
精神家园在哪里 我有钱，我怕谁
活着没劲，死了也没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赵丰 主编

总主编：赵丰
执行主编：王春生
副主编：王春生
主编：王春生
副主编：王春生

中国人的糖尿病



《人在旅途》丛书之一

中国人的浮躁病

赵 丰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 晓 默

封面设计: 世 良

中国人的浮躁病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唐山市委机关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8.5 印张 186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7000 册

ISBN7—81001—835—3/1 • 100

定价: 6.80 元

前　　言

199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综合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民众独立人格发生10种变化：

- 从依赖趋向于独立
- 从被动趋向于主动
- 从退缩趋向于进取
- 从守旧趋向于创新
- 从怯懦趋向于敢为
- 从“甘当中游”趋向于竞争
- 从求稳趋向于敢冒风险
- 从压抑趋向于表现
- 从自馁趋向于自信
- 从僵化趋向于灵活

应该说，这10种变化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格向现代文明转变的重要标志，竞争、自主、独立、自信，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真正内涵。

但是，如果社会宣传、人文环境中有关因素影响，或是由于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的人格不十分健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和锻炼，很可能误入歧途。如果这些现代文明的标志

不恰当地与我们国人的某些浮躁相结合，那么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随着出国热、股票热、下海热等一阵阵猛烈的冲击，这种浮躁的病态心理显露得更加清晰：根基不牢的浮躁不安、为金钱所迷的拜金主义、及时享乐的生活作风、躁动的下海狂潮等等。

虽然，这些浮躁的表现和作用只是改革发展中的细支小流，但是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不良后果却又不容我们忽视。这些由于精神失落等原因导致的追求享乐、追求占有、追求轻松潇洒和无保留地推崇赞颂感官的瞬间快乐等消极心态的背后，则是我们民族的某些心理缺陷和性格弱点。

浮躁在当今迅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其直接后果就是：杀人越货、贪污腐败、丧心病狂和争名夺利。

凡此种种，由于浮躁而导致的社会后果，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都是不容小瞧的。因浮躁而造成的个人腐化、堕落、目光短浅和根基不牢，足以在我们社会里形成一股急功近利、贪图享乐的不良风气，甚至会使一些控制能力差或是道德水平不高的人踏上罪恶之途。

这里，我们采撷一些由于种种浮躁引起不良后果的实例，权且当作是“当今社会浮躁病历”，用以展示浮躁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体现和所造成的后果。而我们更深层的目的则在于，用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例，警喻更多的民众，针对这些“病症”进行会诊或自我疗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现象只是我们改革大潮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的表现，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怀疑我们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因此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失去信心和原动力，更不应该借用这些事例来诋毁、攻击我们的社会

主义事业。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我们依旧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投入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去。

目 录

• 前 言

一、现代大流行 (1)

- 千军万马下商海 (1)
 - 听说炒股来钱快 (10)
 - 起哄！起哄！ (18)
 - 我有钱我怕谁 (26)
 - “洋道”热 (32)
 - 引进——“外国月亮比中国圆” (38)
 - 不望成才望发财 (43)
 - 明星，我为你而狂 (51)
 - SOS：土地在呻吟 (55)
 - “象牙塔”里赶潮人 (63)
 - “校园黑道”人马稀 (71)
-

二、给你号号脉 (80)

- “魔鬼”与“天使”的界限 (80)
- 心理堤岸即将崩溃 (92)
- 失落的精神家园 (100)
- 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108)

- 睁眼看世界：此生有憾 (117)
- 法规一市场卫士 (123)

三、沉重的代价 (129)

- 时代冲击波 (129)
- 岂止鼠目寸光 (137)
- 市场在呼唤 (149)
- “中国首富村”怎么了 (153)
- 宦海沉沦 (159)
- 骗你不商量 (165)
- 金钱与罪恶 (173)
- “净土”不净堪忧思 (180)
- 弄潮儿失落 (187)
- 美梦难成真 (191)
- 后院有火 (198)
- 款爷的悲剧 (204)

四、疗救与思索 (212)

- “魔鬼市场”新思维 (212)
- 还我“国脉”，护我国威 (220)
- 归来哟，“模拉尔”小姐 (227)
- 黑豹·周润发·杨振宁 (234)
- 质量万里继续行 (240)
- 如何才能只“消”不“费” (248)
- 总理说：房地产市场不能盲目发展 (255)

一、现代大流行

• 千军万马下商海

《大学生》杂志社曾评出'93十大流行语，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下海！

下海经商，似乎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四五年前，就有众多“敢为天下先”者。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一两年时间，工农学兵一下子都看好了这片“商海”，唯海是投，唯商是举，掀起了一阵颇为壮观的“下海”潮。

首先是徜徉于文艺殿堂的名人耐不住寂寞，借风扯帆，拨浪弄潮，把经商和从文自古不相容的两者集于一身（或者干脆就弃文从商）。

伤痕文学的发端人卢新华开了文人下海之先河。10多年前，他赴美经商就惹得圈内人大为眼热。继后，古华移居荷兰，《北京人》的作者桑晔去了澳洲，张辛欣也在国外有了新的归宿，顾城走了，北岛走了……这些作家出国后如何活法，是各显神通，但不可能依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则是肯定的。

1987年，海南建省，南下狂潮掀起，湖南作家以“集团

军”的形式南下，湖南作协主席莫应丰意在那儿开辟农场，却不幸因患癌症而空怀壮志。叶蔚林在海口扎了根，韩少功在那里创办了纪实文学刊物。据统计，湖南作家流入海南、珠海、深圳、广州已有数十位了。

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最近已携爱女正式下海，当上了“老苏州弘文有限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他们公司将在十全街开办“江南茶馆”，内有苏州式的菜肴、茶点、评弹、小唱、小吃及工艺小件等。

宁夏文联主席张贤亮日前也在宁夏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他的公司开办的第一个项目是“企业商品金榜”。银川市的繁华路口，将耸立起两块鲜艳夺目的巨型电子翻转屏幕和彩色发光二级管屏幕。可随时打出企业消息，目前他正在招揽全国的广告客户。

女作家谌容更是别出心裁，一家五口创立了“快乐影视中心”，集编剧、导演、演员为一体。夏衍先生已答应出任该中心的名誉董事长。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也以香港国际贸易公司代表的身份在越南搞股份公司。他牵线在越南拍摄一部国际性题材的电影，准备在世界各国放映，预计可获得两倍利润。因此他说：“文化完全可以搞成经营型的。”

以《今夜有暴风雪》闻名的梁晓声，也向往着“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餐馆，以求生计，保障我写自己想写的小说。”

山东的张海迪也当上了“山东东岳实业总公司”的董事长。他说：“真正的作家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笔，但决不能当生活的旁观者。”

也许有许多作家并不是自愿放下手中的笔，他们大多为生活所迫，在全国人民大步奔小康时，有许多为我们的社会生产了大批精神产品的作家们却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安徽诗

人刘祖慈曾痛心疾书：“路遥，42岁死于肺病；邹志安，46岁亡于肺癌；祝兴义，50岁又歿于肝疾，死神何以心狠手辣，冷酷无情，连连夺去这些英年朋辈的生命呢？他们既不是‘大腕’，也不是‘大款’，他们只是血肩掮犁，含辛茹苦，煎心熬血，硬是把生命熬尽了的文人。他们的身后，除了尚未完成的书稿，除了已经完成而凑不起钱不能出版的心底膏血外，就是一身两袖的债、债、债……”

是的，穷作家，穷作家，要想发财就别想当作家。可是他们又为何连一点生存的能力都成了问题呢？有的人见到过邹志安的母亲买菜只买几根葱，这样的营养状况又怎么抵得住高强脑力劳动的损耗？

因此，许多作家下海是为了“以商养文”，陆文夫就为了挽救那已连年亏损的《苏州杂志》，张贤亮下海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宁夏文联……

但真正要做到“以商养文”，又谈何容易？生意场如战场，哪有那么多精力去从事写作？已下海的福建省作协秘书长袁和平深有感触：“成天谈生意，老乡争着回家乡来投资，我忙着洽谈，哪里还能写东西？”事实正是如此，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有的作家曾想发一笔财，等保障了生活之后再回头执笔写作。作家王安忆对此深刻地说过，作家和商人本就是两种心态，两种思维模式，如果在商海里打了几年滚，再想回复到以前的心态，不太可能了。

当然，作家下海并不都是一帆风顺，辽宁作家达理夫妇曾当过某公司负责人，后来在商战中失利，还由此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有的作家也走了弯路，江苏无锡散文作家薛尔康，几年来在海南奋斗，拥有资金达数百万元，后来却因涉及一件黄金案件在两年前被公安局收审，至今不见结论。

这些都是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作家们下海的事例，而那些小有名气或文坛新秀在下海潮起时弃文从商的又有多少，谁也无法统计清楚。而且这些“准作家们”一旦弃文从商，绝大多数是“一去不回头”。难怪有人为此而忧虑：“文坛后继无人，纯文学后继无人。”老作家蒋子龙慨叹：“文学失去了强有力的道德，正在变成一种枯燥乏味低劣便宜的购货券。”

无论是被迫下海也罢，还是永别文坛也罢，纯文学所面临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许不该怪罪我们的作家，他们也有他们难言的苦衷，但这又能怪谁？一个社会不能缺少像样的作家，否则就是“文化的沙漠”。我们又怎样不使我们的国民步入这种“沙漠”？文人们在探索，国家也在探索。

作家下海方兴未艾，演艺界明星则以更凶猛的势头投身商海。著名电影艺术家秦怡和歌唱家朱逢博，是上海艺人经商的先行者，是属于全国性的第一次商潮的下海艺人代表人物之一。而1992年以来，艺术界一批新秀也借名声鹊起之势，适时从艺海拨转船头直驶商海。

在沪剧电视连续剧《璇子》中扮演主人公周璇而成名的茅善玉，是上海沪剧界青年旦角演员中的头牌明星，曾荣获过上海市优秀青年演员奖、大众电视金鹰奖等多种大奖。《璇子》中那段《金丝鸟》主题唱段，也被她唱得婉转动听，家喻户晓。如今她以“金丝鸟”命名，投资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当起了“女老板”。

茅善玉说，这家注册在浦东的公司经营项目将是多方面的。她已开始策划一部分生意，计划租下南京路的两个店面，推出“金丝鸟”牌的羊毛衫，并有意开一家快餐店。她经常出席许多开业典礼，用她的话来说，不仅仅是助兴，而是借

此结交生意场上的朋友，介绍自己公司的业务。谁知道她还有没有时间唱歌演戏？

曾获首届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一等奖的越剧尹派小生“沙漠王子”赵志刚，如今也成了“王子酒家”总经理。他曾当选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市劳动模范，因此他的下海，便有着另外一种意味。

曾在戏曲圈里被公认颇具“文人风采”的沪剧青年演员孙徐春，眼下也夹起了皮包，成为南京路上罗曼蒂酒楼合伙人老板和瑞金剧场卡拉OK的承包人；青年舞蹈演员周洁，经营房地产；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与一家糖果公司联手经营“六小龄童”高级奶糖；越剧皇后王文娟担当“久久文华艺术公司浦东分公司总经理”；“林妹妹”做起了音响和建材生意……至于国际级影后刘晓庆“从一个演员到亿万富婆”，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本来文艺市场就不景气，文艺队伍不稳，现在舞台上的名角都走了，无疑是釜底抽薪。”许多文艺界人士忧心忡忡：“明星完全可以以自己擅长的表演技术、艺术作品及名声去赢得观众，赢得市场，繁荣文艺。亲身下海经商，未必轻车熟路，马到成功。而明星见异思迁，对稳定文艺队伍将发生不可估量的不利作用。”

也有人认为：“港台娱乐圈里，大明星都拥有几家大公司，却都由亲朋代理，本人仍以其主要精力投身演艺事业。他们深知滚滚财源因演艺而得，岂可为财源滚滚而一味经商？”这些人希望艺人们下海要谨慎从事，不要荒废了可贵的艺术青春。

遗憾的是我们的艺人们在下海大潮中往往都失去了艺人的本色。令许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尽管许多艺人投身

商海的初衷也是“以商养艺”，但要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而最让人震惊的是，连一向有着一种“优越感”的官员们也下海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终于在商潮的冲击下变为“学而优则商”。北京市前旅游局长薄熙成，辽宁省政研室处长邵部长权弃官奔向经济主战场，为官员下海开了先河。紧接着，勇敢的试水者纷纷跟进，争当勇敢的水手。吉林省辉南县县长宣传仁放弃官位到梅河口自由贸易区办起了三家企业；云南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金和，正在筹建一家金融机构；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刘平德兴办贸易公司；浙江省阳市一副市长辞职去经营乡镇企业……

而基层中的机关干部已下海试水或跃跃欲试者更是不计其数。据说深圳还流行着家长教育孩子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书念不好，以后叫你当干部。”呜呼，这个曾诱惑力无穷的职业竟惨到如此地步。

我们不想评论官员下海的历史功过，只想把这种现象和盘端出，借以全方位地描绘出这次下海大潮的“全民性”。弃文经商，弃艺经商，弃农经商，弃学经商，弃教经商，弃医经商……

用全民皆商这个词来形容这次浪潮，实不为过。也许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市场经济”和“经商”是同等的含义，因此便纷纷投身于商海，“顺应时代的潮流”。

投身商海的大军已工农学兵俱全，浩浩荡荡。而一脚还在岸上，一脚已踏入海中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成则进，败则退”，可谓万全之策。因此，左手端着“铁饭碗”，右手伸向“泥饭碗”，“挂羊头卖狗肉”，此计妙哉！正如《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首民谣：演员不演戏，专门做生意；作家不撰写，合资办企业；教授不上班，倒腾房地产；编辑不编报，只想炒

股票；歌星不唱歌，开店卖百货；舞星不跳舞，改行开饭铺；文人争下海，无非想发财；有人赚了钱，有人财下栽。

这就是人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陆地”的第二职业狂潮的形象描写。据1992年夏季广州市统计，“炒股”者已高达30%以上，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科技人员兼职也达40%以上。而令人惊奇的是，向来是比南方要“冷静”一些的北方，在这个问题上却步子迈得很大，从事第二职业的比例已超过南方。在北京新成立的家庭服务公司里，登记请求兼职的络绎不绝。北京“现代家庭服务公司”，开张仅3天，报名表示愿意侍候人的兼职者达数百人。北京宣武区“众友劳动服务所”，挂牌营业2个月内，就有近千人请求兼职。北京“三替公司”成立4个月，登记请求兼职者近7000多人，其中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占80%以上。而去一些饭店当钟点工、从事家教等等私下联系的从事第二职业的更是不计其数。

老百姓热，军营里也热了起来。1992年11月，新华社通讯员自上海报道：十四大闭幕以后，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1209号院武警上海总队机关，高墙铁栅被推倒了上百米……原来，上海武警总队机关决定推倒部分围墙，盖房子搞商务租赁。报道并说，在总队带队下，驻防于上海静安寺、四川北路、江湾路、人民广场等经商宝地的武警各支队，也纷纷“跟进”，破墙走向市场。

军人从事第二职业，这可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北京日报》曾刊出一篇“社会纪实”，该文写：某团对三个连队的官兵进行调查，有30%的人认为和平时期军人可以适当从事第二职业，以弥补收入；47%的人则认为军人从事第二职业影响战备、执勤、训练。某团李政委坚决反对军人从事第二职业，他说，社会越是现代化，社会分工就越专越细，工农商

学兵，全去搞流通，不是一种社会进步而是一种畸形表现。他列举了一个事例：去年该部执行抗洪抢险紧急任务，全团 28 名探亲休假的官兵，接到紧急回队的电报后，只有 8 人按时归队，其余 20 人多因跑生意搞第二职业，没能按时归队。假如这时紧急作战，后果该多严重！

从一些部队反映的情况看，军人搞第二职业，使军营出现“三多”：一是收发信件电报多；二是家属来队多，战士谈恋爱谈到差不多时，亲朋来队最后“敲定”，连队成了旅馆，干部疲于接待；三是战士要求探亲的多，一些战士达不到目的时，认为领导“断”了自己财路，闹情绪。

以上仅仅是来自军营的“第一份”报告，倘若军人们都把握枪的手腾出一只来伸向“第二职业”，后果如何？

就在第二职业潮势头凶猛的时候，社会上却传来了第一职业凄凉的求救声：救救第一职业！

老任，一家中央级大报的部主任，他说：新闻界把第二职业说得那么好，把我们自己的军心也动摇了。在我们报社，人心真有点散。有这么一些人，你总是摸不到他的影子，你说他不上班，他也会偶尔给你交来一篇稿；你说他搞了第二职业，又没真凭实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在外面没闲着！

老张，某大学管教学的副院长，他也不无忧虑地说，在这所大学，有许多教师教授都兼有第二职业，平时摸不到他影子，有他课时也往往讲得丢三落四，用学生的话叫“胡侃一通”，自己也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有的干脆就布置一大堆阅读书目让学生自己去学。学校还不能管得太紧，师资本来就缺乏，还怕给“管”跑了。这样的状况，教学质量如何能够提高？